



【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修订版】

Kangxi Dictionary
Hytung Unicode Database Revision

清 陈廷敬 张玉书等 编撰

王宏源 新勘

审音 冯 蒸

学术顾问 刘尚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熙字典/(清)陈廷敬等编撰. - 修订本.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230-904-3

I. 康... II. 陈... III. 汉字-字典-中国-清代
IV. H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6558号

康熙字典(修订版)

著 者 / 清·陈廷敬 张玉书等 编撰 王宏源 新勘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李兰生 关 山 王 绯

责任校对 / 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 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32.5

字 数 / 560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30-904-3/H·003

定 价 / 580.00 元 (含光盘)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鸣 谢

《康熙字典》修订工程前后历时三年，各个阶段参与其中的人员众多。在软件编程方面提供帮助的同仁与协作者有：赵锋、王磊、林松祥、李延华、张向辉、邓智伟、张帆、张晶晶、王瑄、吕晓睿、钱则侃、冯健康、司维、袁刚等；电子书制作为张向辉；参与排版设计者为张向辉、李雪静、张晶晶等；参与校对人员程凯、刘晶、秦文文、李珊珊、刘建、方冬馨、刘平华、付建中、刘珂、王丹、刘炳瑞、郭超；主持电子编辑和校对者为蒋文、李雪静、张亚静；参与录入与电子编辑人员有秦文文、刘晶、席培艳、王香美、王妍妍、李海霞、杜银银、石琳、赵红旭、徐言芳；资料人员为肖喜堂、杨萌。在此谨对同仁的忘我工作和奉献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也与参与这项工作的所有同仁分享图书出版的喜悦。

中华书局编审刘尚慈先生作为本书的学术顾问，多次在修订方向、版本选择、勘校原则等关键领域给予我们重要的指导，并且在百忙中亲自审阅了数千条校勘疑难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冯蒸教授作为本书的读音审定者对本书的注音工作给予了大量的帮助，确立了注音的原则和电子化注音参考物书单，指定的注音参考文献达到数百篇（种），并亲自审定大量疑难注音。在此，我们对两位教授谨致万分谢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是本书的总策划人，对图书体例和修订方向给予关键性指导。编辑部主任王绯女士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其他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本书能够与读者早日见面，也给予很多具体指导，倾注了大量精力，在此一并感谢。

王宏源 谨识

Harrison Hong Yuan Wang

2007年8月1日于瀚堂

《康熙字典》(修订版)

采用修订书目与工作人员名单

清·王引之《字典考证》
日·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
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

新勘 王宏源

审音 冯 蒸

学术顾问 刘尚慈

总 顾 问 谢寿光

程序设计与数据库

赵 锋	王 磊	林松祥	李延华	张向辉
邓智伟	张 帆	张晶晶	王 瑄	吕晓睿
钱则侃	冯健康	司 维	袁 刚	

电子书制作

张向辉

排版设计

张向辉 李雪静 张晶晶

主持电子编辑与校对

蒋 文 李雪静 张亚静

编辑与校对

程 凯	刘 晶	秦文文	李珊珊	刘 建
方冬馨	刘平华	付建中	刘 珂	王 丹
刘炳瑞	郭 超			

电子录入与电子编辑

秦文文	刘 晶	席培艳	王香美	王妍妍
李海霞	杜银银	石 琳	赵红旭	徐言芳

资料人员

肖喜堂 杨 萌

出版说明

一、缘起

Unicode 统一编码使《康熙字典》修订成为可能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信息产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虽然悄无声息，却是最基本的，也是革命性的，那就是 Unicode 正在替换 ASCII 码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石，人类使用统一的数学符号在单一平台上进行信息交换从理想变成了现实。2006 年 7 月发布的 Unicode 5.0 标准已经将人类统一字符总数推进到 98,884 个，这其中绝大部分是东亚字符，并且大部分采用四字节编码的方式进行字符管理。这一变革不仅给西方的硬件和软件巨头们带来巨大的商机，也为人类建构超级知识库提供了可能性。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由于历史原因，东亚的文献在数量上和字符使用量上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东亚应该也必将能够成为建构人类超级知识库的主力军。从中国历史上看文字字符的使用情况，不论什么朝代，超过三千字都属于非常用字或生僻字。但是，要完整保存人类的文献，则必须了解和掌握全部字符。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主导的 Unicode 编码舞台，上演的将是东方的歌舞。Unicode 5.0 国际字符编码的出现，使得《康熙字典》的修订成为可能。

瀚堂数据库为《康熙字典》修订提供了技术支持

瀚堂从 2004 年开始建立含有四字节编码字符的文献体系和技术支持体系以来，一直致力于 Unicode 超大字符集之下的文献存真性整理方法的探索 and 研发，目前是唯一在此领域构建巨型知识库的专业数据库提供商。这个体系有四个支柱：一、超大字符集存真性文献数字化录入校勘；二、大规模文献知识元切分；三、对含有四字节字符的海量数据的自然语言高速检索；四、与众多知识元对应链接的具有版本学信息的原始文献图像后台呈现。随着符合标准的数字化知识元越来越多，可供运算的数字化文献就越来越多，众多的“环”将产生众多的“链”，内容之间的关联处理就更加离不

开数学的运算。因此在这个体系下，最终所有的文献都将被数字化管理和关联，每一个知识元也都会带有具有版本学信息的原始图像的链接，以支撑建立一种可信知识网络，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将面临着新的机遇。《康熙字典》（修订版）就是在上述综合体系建立之后的产物，其顺利完成，不仅是与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持分不开的，也是计算语言学成功运用的一个案例。在工作过程中，瀚堂首先以广泛优选版本为前提，陆续数字化的古代字书和韵书以及现代大型字书近百部，并且全部进入统一的数据库图文对应检索，以此作为整理《康熙字典》的基础。瀚堂针对《康熙字典》编写的专门程序超过一百项，涉及自动比对、错误排查、自动标引和编号、统计等多个方面。瀚堂数据库是《康熙字典》修订的技术保障。

《康熙字典》及其新勘的价值

《康熙字典》作为一部御制字书，其价值与影响是巨大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集历代字书、韵书之大成。后世大型字典、词典的编纂，例如《中文大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和日本的《大汉和辞典》，皆以《康熙字典》为底本，仿效其制，以成其书。提出“五十六部首检字法”的王竹溪《新部首大字典》，也是主要依据《康熙字典》进行编修的。

二、收字多，后世大型字典在其基础上增字异常艰难。

三、御制字书，音义解释完备，笔画数准确，书证丰富，校勘精度高。

四、发行数量巨大，久为学界和民间习用，具有国际范围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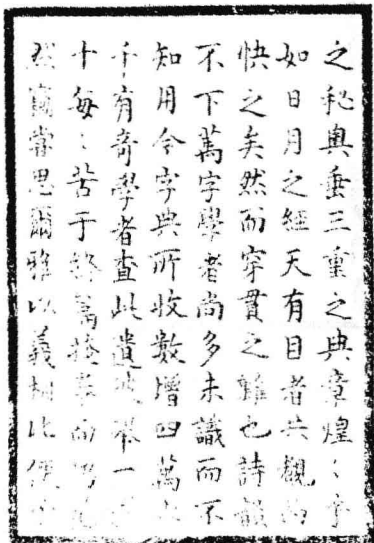
五、二百一十四部首排检法形成定则，对后世影响大。

在具有支持超大字符集的数据库技术的支持下，采用新技术和新手段进行电子校勘将是文献整理与管理的方向。新的方法将产生新的学术，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新的学术提供存真、便捷的文献平台，因此我们将此类工作称为“新勘”。单一的新勘工作一定会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然而平台的建立将提供学术研究的基石。新勘是《康熙字典》（修订版）的重点，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康熙字典》的新勘工作，研究整理 Unicode 5.0 国际字符标准中的汉字在《康熙字典》中的使用情况，为着手编纂《Unicode 字典》进行尝试。另外，我们也希望通过对全汉字字符集合下的字际关系的研究，为整理《汉字异体字表》打下基础。字书的数字化整理工作是一项异常艰辛的工作，然而其中也充满着乐趣。抛开苦与乐，对“小学”的执着，就是抓住了文献数字化的制高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勘《康熙字典》是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工程。

二、《康熙字典》版本及其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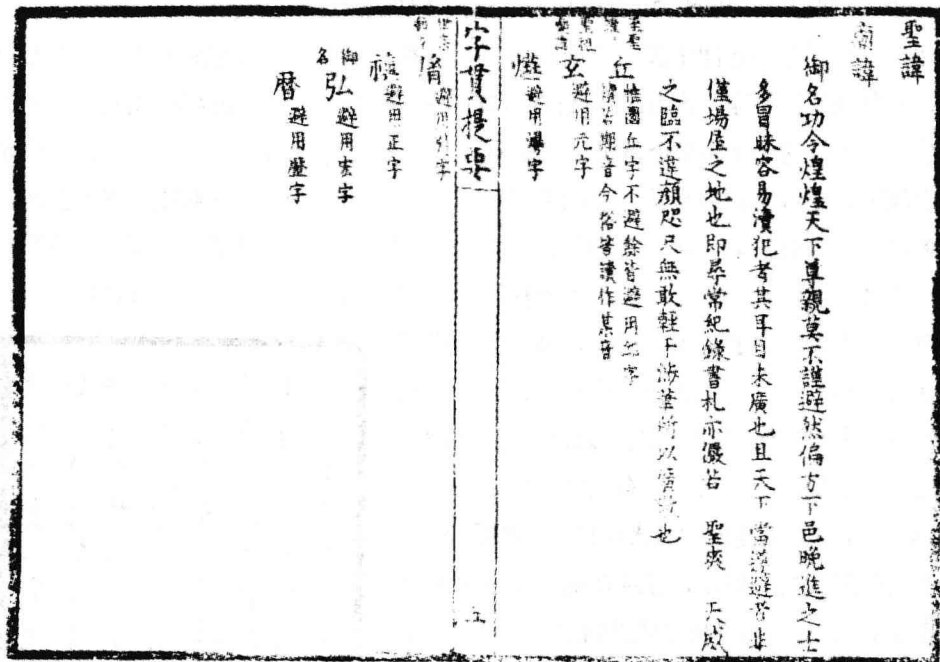
《康熙字典》原名《字典》，是我国首部集历代字书之大成的官修字典，在中国汉语辞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字典》是历代编纂的字书中首次以《字典》为名的，康熙皇帝期许该书能达“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之境，因此命名为《字典》。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命陈廷敬、张玉书等三十人编撰，前后经过六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成书。《康熙字典》自刊行以来近三百年，流通普及，影响颇大，后世编纂字典者，多奉为主臬。作为一部集体创作的杰出的大型字典，《康熙字典》的编纂体例并非始创，而是在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的基础上订其讹误，增其所缺，删其所冗而完成的，正如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日“上谕”中所说“《字汇》失之简略，《正字通》涉于泛滥”，故集其大成，“增《字汇》之阙疑，删《正字通》之繁冗”。

《康熙字典》“凡例”中自誉其书“集古今切韵之成，合天地中和之元气；后之言音切者，当以是为迷津宝筏”、“引证确切，展卷了然”、“今俱穷溯源流，备载某书某篇，根据确凿”等等，认为这部书在注音释义引书各方面，都是完备无暇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对这部字典赞誉备极，其提要云：“无一义之不详，无一言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更因为是皇帝御定之书，所以只可歌颂，不准批评。清代著名的《字贯》文字狱，就是缘于《康熙字典》。江西新昌县举人王锡侯在乾隆三十九年刻成《字贯》一书，其卷首自序中有一句话说道：“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字贯》出版后同年，清廷开始查办禁书。乾隆四十二年有人向江西巡抚海成告发，海成阅过《字贯》后，认为没有达到“狂妄悖逆”之罪，仅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资格，并将原刻《字贯》恭请乾隆御览。但是，乾隆在翻阅《字贯》时却发现了更大的问题，“及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



► 图一 《字贯》自序书影。王锡侯于序文内遭人告发的那段话已遭涂抹，使得版面模糊不清。

样开列，深堪发指。”¹ 参见【图二】书影。随后的结果是严重的：《字贯》毁版，王锡侯斩决，其子王霖等三人、孙王兰飞等四人，先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减刑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妻冯氏、媳三人及年未及岁之幼孙，给功臣之家为奴，家产没入官。连坐所及的，为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江西巡抚海成斩监候秋后处决，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革职交刑部治罪。如此血腥的文字狱，令全国学者噤若寒蝉。自此以后，有清一代学人，治经识字，专研《说文》，而避《字典》不谈。这也间接给《康熙字典》戴上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的光环，以致于道光年间，王引之奉旨而谨小慎微订正过的重刊殿版《康熙字典》不为世人了解。清末以来一百多年间印制的所谓石印本、影印本或铜版本等多个版本，均是采用未经改正的原刻殿版，最多则是将王氏修订《康熙字典》而编写的《字典考证》作为附录附在康熙殿本之后。王氏已作校改并刊行的王引之校改本《康熙字典》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²，其考订工夫，形同白费，至为可惜。



图二 《字贯》“凡例”书影。其作者王锡侯为方便读者，在书中“凡例”的最后列有“圣讳、庙讳”的专门一节说明，因此得罪。

¹ 见《十二朝东华录·乾隆朝》卷三十三，页1209。台北：文海出版。

² 一九九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王引之校改本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版本校勘与流变

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大型字书,《康熙字典》面世以来刊刻的数量是很大的。但是部分由于《字贯》案,无人对其进行校勘,使得《康熙字典》的版本流变情况比较单纯。大体来讲,依据是否校勘情况分为康熙殿本和王引之校改的道光殿本两个大的版本分支。

康熙殿本

清康熙四十九年三月(1710年),康熙谕令张玉书(1642~1711年)、陈廷敬(1639~1712年)等三十人进行字典的修纂,至康熙五十五年三月(1716年)成书,历时五载,全书由武英殿刊印,世称殿本《康熙字典》。由于陈廷敬和张玉书都为康熙朝重臣,并相继卒于字典开始编纂的前一两年,因此,主要的具体工作由凌绍雯、陈邦彦、朱启昆等二十七位纂修官完成。

今行世的各种石印本、影印本均依据康熙殿本,包括共和书局石印本、鸿宝斋石印本,以及同文书局影印本、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的童福记书局影印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铜版影印本(书后附王引之《字典考证》)、启明书局一九五九年据粹芬阁康熙殿版桃花纸精印本印制的铜板影印本等。另外,光绪二十二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则少有人提及。一九一四年上海天宝书局改名《中华字典》影印的《康熙字典》,也是采用的康熙五十五年殿本。现今流行最广的版本则是中华书局和台湾文化图书公司根据同文书局石印版《康熙字典》的影印本。另外,在日本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一书中反复提到一个称为“广东本”的本子,据董作宾先生考证为道光殿本。根据我们对该书和道光殿本的全面比对,渡部温所依据的可能是一个康熙殿本,但依据道光本做过部分简单修版改动的版本。该版本由于系从广东舶到日本,故称“广东本”。

王引之校改的道光殿本

清宣宗道光七年(1827年)十二月王引之奉旨重新刊刻《字典》,历时四年,至道光十一年完成,至此,《康熙字典》始有校定的本子。据刘盼遂辑《高邮王氏父子年谱》云:“道光七年丁亥八十四岁:陈焕《师友记·王念孙传》云:‘丁亥再入都,犹及见先生属校《管》《荀》书。子引之奉旨校刊《康熙字典》,先生乃先校数册,以为法式。以后亦经先生覆(复)阅乃定。’”道光七年王引之年六十二岁。王氏父子小学功力极

其深厚，奉旨校勘《康熙字典》，统领的团队一共更正了两千五百八十八条，并在康熙殿本原版上挖补修订，同时，将康熙以来四朝出现的新的帝讳：胤禛、弘曆、顥琰、旻寧共八个字，在全书彻底检查了一遍，全部进行了避讳处理。另外，道光殿本对原武英殿本避讳孔子的“丘”字又全部改回了“丘”字。校改本于道光十一年仍交由武英殿刊印，世称王引之校改道光殿本。然而，由于康熙五十五年殿本长期的优势的影响力和神圣的地位，使得道光殿本始终流通不广。王氏父子在修订《康熙字典》的同时，将校勘成果辑为《字典考证》一书。与王引之校改过的道光殿本《康熙字典》不被社会接受的尴尬情况不同，《字典考证》或单行印刷，或作为后世《康熙字典》的附录，流传较广。



► 图三 爱日堂藏板王引之《字典考证》书影。

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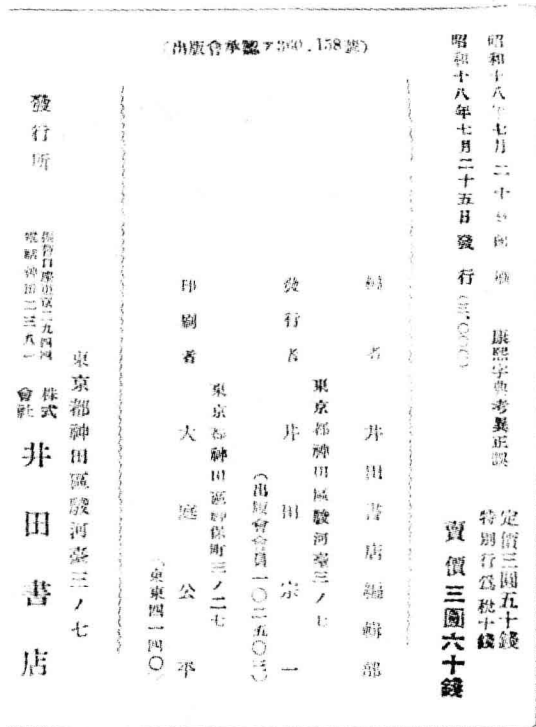
日本明治十八年（1885年），日人渡部温完成《订正康熙字典》一书。其成书经过，董作宾在《校正康熙字典》书前所作的“代序”中有描述：

王引之修订以后，过了四十八年，清光绪五年，当日本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学者渡部温氏以一人之力，把《康熙字典》重新加以考订，前后经过七年，居然全部完成。在清光绪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刊成，名曰《订正康熙字典》。渡部温之书，凡考异一千九百三十余条，订误者四千条，工（功）力倍于王氏。

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渡部温此书，为日本昭和十八年（1943年）井田书店版，书名为《康熙字典考异正误》。遗憾的是，虽然当时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渡部温在勘校过程中似乎根本没有看到王引之的校勘成果。另外，根据我们在整理中发现，渡部温据以校订的《康熙字典》可能是一种康熙殿本的翻刻本。一

九五九年严一萍根据王引之校改本《康熙字典》，参校渡部温的校勘成果，历时六年，完成《校正康熙字典》一书，由台湾艺文印书馆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又于一九七三年底校正后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王引之校改本康熙字典》则将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完整附录于书后。

► 图四 《康熙字典考异正误》版权页书影。



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

著名学者王力先生认为王引之订正《康熙字典》的二千五百八十八条中，很少订正音读的错误，而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多，材料丰富，至今还有参考价值，故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康熙字典音读订误》一书。王力在该书序文中归纳《康熙字典》音读上的错误主要有八种：其一，反切的错误。包括误用《正韵》、《韵会》、今本《广韵》、今本《集韵》、《字汇补》等书的错误反切，和不合反切原则的反切，以及《康熙字典》本身的错误反切。其二，直音的错误。包括声母、韵部、入声与平上去声对应的错误，及不依字的一般读法注直音。其三，同音歧为二音，二音混为一音。其四，张冠李戴，反切与直音发生矛盾。其五，以方音乱正音，尤其是以吴音乱正音。其六，抄错了韵书。其七，因避讳字造成的错误。其八，叶音问题。综观以上八种类型的缺失，王氏以为“《康熙字典》在音读上有那么多的错误，所以非订正不可。”因而订正了《康熙字典》五千二百余条音读上的错误。

综合上述三种校改《康熙字典》的著作，王引之和渡部温的勘校主要在于释义和引用资料的讹误和脱漏方面进行考证，而王力则完全侧重于音读的修订，各有独到之处。因此这三部校改的成果，必须兼收并用，不可偏废。

三、《康熙字典》（修订版）的特点

《康熙字典》（修订版）的完成，标志着这一著名工具书实现了完整的数字、标点、编号、网状关联、字际关联、数据库和自然语言分析的高速检索等多个层面的管理。本书的出版具有几项特点：

一、以 Unicode 国际字符编码和数据检索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康熙字典》（修订版）所有数据都来源于瀚堂数据库，《康熙字典》的多个网络版本已经运行三年之久，同时，也会不断更新《康熙字典》的数据以反映最新的勘校成果。全书完全基于 Unicode 5.0 国际字符标准，没有一个造字。另外，由于《康熙字典》本身优势的影响力，我们基于在目前已经公布的 Unicode 编码条件下的精细校勘和变体字整理工作也是一次全面检验 Unicode 编码的过程，其结果将可提供国际编码者参考，这也是本书坚持不造字的原因。

二、多版本、大规模数据库层级上的电子校勘。《康熙字典》（修订版）的数据是瀚堂数据库的组成部分，所据整理的底本和相关支持文献可以便捷地在瀚堂数据库【小学工具】总库【字书】分库【康熙字典】专库或者其他图书库中调阅原书文字和影像立即验证。在瀚堂数据库中全文数字化入库的古代字书和韵书有上百部，我们选择《康熙字典》修订出版的目的，不仅在于实现《康熙字典》本身的数字化、编码化，并在超大字符集的基础上汇总研究字际关系，以形成变体字表链，更重要的是利用大规模整理古代字书和超高精度校勘《康熙字典》的机会，培养出一支严谨求实的文献数字化加工与管理的团队，为接续的大规模的文史数据的计算语言学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加注标点和现代注音，便利读者使用。在标点和注音方面，我们参考了多种《康熙字典》现代标点和注音整理本的成果，也借鉴了其他大型字典、词典的众多成果，在此向前辈学者们表示敬意与感谢。

四、修订与新勘说明

修订

《康熙字典》（修订版）采用道光十一年（1831年）王引之校改殿本为底本，对照御制母本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武英殿本（简称康熙殿本），在日本昭和十八年本渡

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以及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等专著对《康熙字典》音、义两个方面为主的修订基础上，主要针对字形方面对《康熙字典》中的约 13,518 个字条根据 Unicode 字符进行约三万项的修订和新勘。经过这次修订与新勘工作，应当说《康熙字典》在形、音、义三个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此次修订共使用约 57,557 个 Unicode 国际标准字符，并且连同《康熙字典》原有的 47,043 字，逐字进行了变体字关联，因此该修订版可以作为一部变体字字典使用。同时，由于该修订版涵盖了 Unicode 5.0 标准字符中除了越南、日本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专用字符之外的绝大部分汉字，因此也是一部 Unicode 5.0 的字符字典。

王引之《字典考证》一书我们采用校勘的版本是爱日堂本。本书中我们采用符号“三”表示王引之《字典考证》的相关内容，并将每一条目考证的相关说明附在正文的后面。《字典考证》中引用的康熙武英殿本的原文我们采用“〔〕”标记，读者可以通过《字典考证》中的引文看到康熙字典武英殿本的原貌。由于正文已经对《康熙字典》的引文和考证部分进行了标点，《字典考证》本身没有标点，以节省篇幅。王引之的《字典考证》虽然对每一条考证和对殿本的修改都进行了说明，但是在增减字方面没有全部交代清楚。由于王引之校改本是在殿本的基础上改动，需要保留殿本的原版，因此对大部分增字和减字，都要做出相应的文字改动，以凑足字数，保持版式的一致。很多地方王引之为保持版式而进行的增字或者减字的情况是没有进行说明的，我们在这个版本中都进行了考证和说明。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们严格按照王引之道光年间的修订版本进行整理，但是，王引之校改本将 08698 号的“𦵑”字和 39798 号的“𦵑”这两个字头进行了移动。我们在修订本中没有改动这两个字的位置，而是保留了康熙殿本的顺序。另外，王引之由于要在 24417 号字“𦵑”后面增加十九字，而删除了同集中的一个重复出现的 24405 号字“𦵑”。我们基于保留《康熙字典》原貌的考虑，没有进行删改。

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采用的版本是昭和十八年东京井田书店版，其修订的内容附在相应的正文后面。本书中我们采用符号“■”表示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的相关修订。由于我们没有将渡部温的考证内容直接反映到正文中，因此在渡部温正文中考证的原文之前，我们标注了一个小的方形符号“■”，以提醒读者注意。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中的标点仅依据原书句读断句为主，对原书中出现的错误我们也原则上不予勘校。

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采用中华书局通行本。注释采用插入正文的方式整理，每条注释字号比正文小一号字，并且采用『按，』的格式标记《康熙字典音读订误》的相关内容。这个符号与《康熙字典》中原有的“○按”的格式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新勘

新勘是本书的重点，其目的有两个：一是我们希望通过《康熙字典》的新勘工作，研究整理 Unicode 5.0 字符中的汉字在《康熙字典》中的使用情况，为着手编纂《Unicode 字典》进行尝试；另外就是希望通过变体字的增补，为整理《异体字表》打下基础。本书中的新勘部分我们采用符号“𠄎”表示，共针对 13,479 个字头进行了超过三万项的新勘。新勘中绝大部分内容是进行字形方面的增补，也就是将《康熙字典》有收集但是没有在本字下列出的变体字标列出来，对《康熙字典》没有收集到的变体字进行增补和说明；其次是对《康熙字典》正文中的一些在 Unicode 5.0 标准里面没有的字进行说明，共有 542 处。校勘高级顾问刘尚慈先生的七十一条注释也放入到了新勘中，并做了标注。详细的用字情况参见下面的【用字情况说明】部分。

关于新勘中简化字的使用问题。由于勘校工作针对的是《康熙字典》，原则上是不应当将《康熙字典》之后出现的一些文字纳入到新勘中来的。但是，我们这项修订和新勘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整理与校勘《康熙字典》本身，同时担负研究整理 Unicode 用字情况，以及整理变体字字际关系的任务。因此，中国和日本的简化汉字和一些我们发现的极少量的收纳到 Unicode 国际字符标准的中国“二简字”也纳入到了新勘工作中。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二简字”虽然在特定时期的文献中出现过，但是目前已经依法停用，引用到新勘中的目的主要供研究分析使用。另外，简化汉字在中日两国都属于法定文字，不是变体字，一般也属于常用字，我们原则上不进行任何说明。对于有些简化字“借用”古代一些字型的现象，我们没有特别说明。例如，02133 “医”字中，我们没有特别说明其为“醫”字的简化字，而是将简化的“医”字放到了“醫”字的新勘下。《康熙字典》成书之后出现的独立的新字则没有收入到本书中。

字际关联

此次采用 Unicode 5.0 国际字符标准修订整理《康熙字典》，共用字约 57,557 个，比《康熙字典》收字 47,043 个字增加一万多字。由于是在《康熙字典》原有字头上进行修订，因此增加的字主要是变体字，很多新的字因此没有收录。这些新增变体字与

《康熙字典》原有的字，以及《康熙字典》原有的字之间的字际关联是这次《康熙字典》新勘的重点。我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字际关联的研究整理工作，一是直接将变体字放在了【新勘】的变体字列表中。如果列表中的字是在字头正文中没有出现的，并且是《康熙字典》中没有出现的字，则直接加入，并且没有相应的编号；如果列表中的字《康熙字典》出现过字头，则其编号会出现在字的右下方，这样的排印方式可以方便使用纸质图书的读者快速查询相关的变体字，例如：

𡗗⁴¹⁵⁹⁴_{lì} 餘文 力智切。竊視也。又力計切。義同。
 𡗗又𡗗¹⁹³²⁹。

上面例子【新勘】中变体字列表中的首字是《康熙字典》没有出现的字，第二个字《康熙字典》的编号是 19329 号。其次主要是对于《康熙字典》中没有出现的字，我们如果在其他字典或图书中发现，则在相关的字头新勘条目之下进行简单的摘录整理和说明，例如：

𡗗⁴⁰⁸⁸⁵_{gǎng} 篇海類編 古朗切，剛上聲。鹽澤也。又音本。
 𡗗又《四聲篇海》𡗗，同𡗗。

由于瀚堂数据库中包括有 Unicode 5.0 字符标准的字书数据库、出土文献（实物资料）数据库和传世文献数据库，因此变体字列表中的生僻字大都可以在该数据库中找到用例。然而，变体字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再者时间精力有限，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存在挂一漏万的现象，也会有不少错误，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五、用字情况说明

我们采用 Unicode A、B 两个扩展区的东亚表意共七万多字符³对《康熙字典》（修订版）进行了用字情况普查，结果见附录《Unicode 扩展 A、B 区〈康熙字典〉修订版未收字表》。《康熙字典》（修订版）中所使用的约 57,557 个字，基本可以涵盖在 Unicode 5.0 标准中出现的绝大部分汉字。《未收字表》所列字符中大多是越南和朝鲜字，以及

³ 参与排查的字符为 A 扩展区【U+3400】止—【U+9FBB】𪚥，去除了【U+4DC0】—【U+4DFF】64 个八卦符号，增加【U+F900】豈—【U+FAD9】𪚥 468 个 A 区兼容符号，共有字符 27,972 个；B 扩展区【U+20000】𪚥—【U+2A6D6】𪚥，共有字符 42,711 个。两个区共 70,683 个字符。

在《康熙字典》成书之后出现的汉字（中日简体汉字除外），因此在瀚堂的《Unicode 字典》出版之前，《康熙字典》（修订版）可以暂时作为《Unicode 字典》使用。

《康熙字典》原书带有笔画检字。因为篇幅的原因，我们没有新增其他的检字法。新增字符在本书中也没有提供检字。由于我们同时提供网络和光盘两个版本的数据库可供读者使用，因此，读者可以利用电子数据库检字。这种方法比任何传统检字方法都要便捷、快速，具体使用可以参考桌面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的相关使用说明。

《康熙字典》原书在 Unicode 5.0 字符集下面有 231 个字无法打出。基于全书无造字的原则，对无法录入的变体字我们采用“*”标记在通用字的右边，共 217 个；对不识也无法录入的字我们用“□”标注，共 14 个。所有这 231 个字都进行了说明，以期对今后的字符扩展有所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231 个字中有六个字是字头，它们是：

- 08237 𢇛*，原从𠂔作。
- 26125 𩇛*，原作𩇛下皿。
- 28791 𩇛*，原从𠂔作。
- 30343 𩇛*，原从豕从𠂔作。
- 41913 𩇛*，原作𩇛下貝。
- 43450 𩇛*，原作𩇛下升。

另外，36188 𩇛字避讳嘉庆帝，原字从禹从百，Unicode 目前没有此字符的编码。我们认为这些字符应该优先纳入到 Unicode 中来，我们也在期待着 Unicode 组织早日公布 C 扩展区的字符。

《康熙字典》有重复出现字头的现象，我们也借此修订的机会，考察了重复字情况，本书后附录有《康熙字典重复出现字整理》的专文，对《康熙字典》中重复字现象进行了统一说明。

《康熙字典》殿本避讳康熙帝玄烨为玄燧。殿本还有一个“𠂔”字避孔子讳，王引之校改本未避。由于本书全部依据王引之校改本的避讳用字整理，读者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在数据库中，由于有变体字自动转换机制，在检索过程和结果上不会对使用者造成困扰。道光王引之校改本避讳字如下：

- 聖祖康熙帝玄燾，玄燧。
- 世宗雍正帝胤禛，胤禛。